

风的孩子

谢光明

皖南山区有一个喊风的习俗，夏天天气闷热，就有人扯开嗓子朝远方呼喊：“呜——喂！”声音在山谷中回荡，一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几个人的声音。对面山上如果有人，会应答一声“呜——喂”，顿感清风徐来，凉爽宜人。喊风有讲究，“呜”声细长，“喂”声短促。声音要求洪亮有力，传播得远，风听见才会赶来。田间地头，山林草陌，劳作的人们冷不丁发出一声呐喊，外人路过，一头雾水，以为遇到传说中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。

小孩子见大人喊风，也跟着学，稚嫩的呜喂声不绝于耳。此时大人就出面制止，因为小孩子不停地喊，会把风累坏，大人再喊风就不灵了。其实许多人也怀疑，风怎么可能听人使唤呢，人又不是孙悟空，但在酷热的天气里，大家宁愿信其有，以求获得一点感觉上的清凉。小五喊风灵验是公认的，我们爬山，跑步，气喘吁吁，急需一阵风帮体温降下来，此时，小五就大显神通，他要求大伙压制住粗重的呼吸，不要吱声，自己站在高处，挺直身子，目视远方，两个手掌张开做喇叭形状放在嘴边，深深吸一口气后，缓缓吐出，“呜——”，呜声像炮弹一样射向远方。在他吐出大部分气后，才“喂”地一声炸裂，然后突然停顿。我们屏息凝神，不一会儿，果然树叶摆动，芒花飞舞，有风柔柔地吹拂我们红扑扑的脸颊。

小五成了传说和神话，人们美其



天上的水 李海波 摄

名曰他是“风的孩子”。有一回，村里一位大叔突然热昏在田里，四肢抽搐，不省人事，身体像炉火一样烫，汗珠滚豆子似地从他皮肤上滑落。人们手忙脚乱把大叔抬到树荫下，一边用草帽和衣服扇，给大叔降温，一边派人去小店打电话呼叫120救护车。农村山高地偏，120一时半会到不了，就在大伙万分焦急的时刻，我想起了小五，跑回村庄火急火燎拉着他来到田里。小五见众人围着大叔，二话不说，一个箭步飞奔到田埂高处张口就来：“呜——喂！呜——喂！”小五一遍又一遍地喊，小脸涨得通红。周围的大人也跟着喊：“呜——

喂！呜——喂！”在隐隐约约的风中，大叔终于苏醒过来，睁开眼睛长叹一口气：“热死我了。”第二天我发现，小五喉咙沙哑得说不出话。

风也有不听小五使唤的时候。一个无比闷热的午后，小五抬头看看天上的云，云一动不动。他皱起眉深吸一口气，以无比虔诚的姿态喊：“呜——喂！”喂声嘎然而止时，我俩不约而同望向树叶，侧耳静听，四周如一潭死水，没有一点风声。小五不甘心，反复喊了几次，依旧毫无动静。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喊风。每天午后，人们还是能够听到他喊风的声音，这声音仿佛是我们

村的一个标志性存在。

小五除了会种田会砍树，没有文化没有技术，长大后跟村里人去城里建筑工地做小工。多年后，小五成为老五时，他由小工升级为大工，有时还承包小项目，扎钢筋、钉模板、粉刷内外墙。从市区到省城，从江浙到西北，哪里有活就去哪里，他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。有一次在去工地的路上，一大早气温就随太阳一起飙升，老五情不自禁“呜——喂”一声，尽管声音压得很低，四周的人们还是向他投来鄙夷的目光，羞得老五无地自容。城里人喜欢安静，夏天都躲在空调房里，没人喊风。

老五站在在建的高楼上，扶着脚手架，心生意趣时，还是会忍不住大声呐喊一声：“呜——喂！”没风他喊，有风他也喊，就像呼喊一位熟悉的朋友。只是他的声音在高空显得微弱和孤独，没人听得见，也没人应答，连回声都没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和活法，老五羡慕城里人，但更满足于自己的生活，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看各个城市的风光。他经常放下手中的活，鸟瞰蚂蚁和甲虫般的人群与车流，望着天际线或连绵的群山。老五相信，风跟人一样，也是有家的。人的家在楼里，风的家在云里。他喊风的时候，云就像鱼儿一般游过来，跟他打招呼，他不禁扬起嘴唇笑起来。他觉得自己也是风，在广袤的大地驰骋，在宽阔的空中飞翔。

车行山地

魏芳芳

六月二十二日，夏至午后，阳光正好，我们出发去温德米尔湖，从芒卡斯特古堡过去有两条路，一条比较平坦的大道，另外一条经由哈德诺山口进去，是英国最闻名的陡峭公路，坡度起伏接近百分之三十三，是山地自行车拉力赛的比赛路段，只能在五到九月天气状况好的情况下通行。那里的大风去年曾把人和羊吹落山谷，更别提冰雪天。外甥巍一向对未知充满好奇，

他早就想挑战这条危险的山地公路。

拐出树墙的浓荫，正式进入山区，视野豁然开阔，两边的山峰舒缓圆润，草色只到半山，浑黄的山顶多是裸露的碎石，褶皱间才有苔藓和稀疏的绿。快上坡时看到了山地自行车拉力赛的广告牌，看时

间，只剩九天。

路基铺得很好，避开山脊隆起，尽最大可能贴着山的曲线找平，就像一条蜿蜒舞动的裙带菜，行人能随时在两边找到安全避让点。但上下坡的幅度实在太太，道路左右也有倾斜，三四十度的陡坡感觉像七八十度，我坐在后排，有时候感觉车轮前面悬空了，又笔直落下去，有一次下坡太陡，车底座咣当一震，感觉卡在了一块石头，下去查看，没有石头，是落差太大。遇到爬坡，能感觉巍的浑身都在使劲，我们也恨不得脚下加把力。坡上草直接挂在眼前，前方自行车赛手就顶在车头上蹬车一般。

汽车还得和山间陡然刮过的横风对抗。转弯抹角，巍小心翼翼地转动方向盘，不停地踩离合换挡，我们随着车子七扭八拐找平衡。这条被我们誉为“勇敢者道路”的路，车极少，偶尔遇到一两个徒步的，六七个自行车训练的，巍远远鸣笛，减速，路实在太窄了，他们听到车声，也早早避让，经过他们，巍会开窗挥手示意，大声致谢。车行过半，左边山上出现了段段石墙，那边有罗马人留下的城堡遗址，我们决定停下来，喘口气。

山风呼啸，刮得衣裙狂舞，站在半山，看对面的山峦裹着丝绒般的绿草，切割的山谷间，青葱的树木填满沟壑，阳光慷慨地倾泻下来，群山瑰丽，壮阔如海。有羊肠小路往山上走，一人多高的石墙自下而上，这是“圈地运动”时分割牧场的界线，一边有石头围起来的残垣断壁，正对着山谷要塞。铭牌画着当年恢宏的建筑示意图，这里是罗马人在大约两千前建的军事城堡遗址，有兵营总部、谷仓、马厩、生活区等，石头历经风雨，并未风化，只是在表面泛起白色和黄色的斑点，两千年岁月，一点微痕而已。废墟阻挡了大风，毛地黄在羊人高的石墙里很茁壮，长长的花穗挂满粉紫的花朵。不知是躲风还是躲太阳，四只羊在废墟背阴处，不时咩咩地叫上两声。

我是第一次和英国高山上的羊群零距离，以前遇见的羊散漫在低地牧场。前头一只羊浑身咖啡色卷毛，头是白的，有隐隐的咖色线条，没有角，眼睛小成两个点，像老鼠。还有一只脑袋纯白的，羊角和耳朵一样大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身上却披着长长的灰蓝色毛，像穿了祖父大氅的小孙子，萌萌地看我。一只长毛脏兮兮

的老羊身后，白色小绵羊见了生人往母亲身边躲。羊身上都有醒目的颜色标记，这四只羊刷了三种颜色，它们应该分属于三家牧场，常年累月驻扎野外，天高皇帝远，互相串门，抱团取暖。

坡上覆盖着根茎类草，开着不知名的小黄花，还有大片的蕨林，一人多高，密不透风，也许野外生活的羊们夜晚会钻到蕨中抵御风寒。山上的羊不多，大部分形单影只，也许它们的世界里，孤独才是日常。

离开罗马堡遗址，大部分是下坡路，积累了经验的巍开起来更加自信，我们也放松下来，正闲聊着，突然巍轻呼一声，车子慢慢刹停，四野空旷无人。我不明就里，问到什么景点了吗？巍笑盈盈指着前方，宠溺地说，看呐！那里有只羊羔在吃奶呢，不要惊扰它们！

前方拐弯的右侧路基上，一只褐色的母羊安静地站着，拖到腹底的长毛下露出一截小小的后半身，白色短尾巴不停地摆动，一只小羊羔正在奋力吃奶。目测左边的路还挺宽，是可以开过去的，巍说它们会受到惊吓的，还是等它们自行离开吧。

我们开了半窗，静静地坐在车里，山风拂过，心里软软的。

